



六十年前的現在 傳媒在說什麼？

編按：《唐山大地震》作者錢鋼，從事職業新聞工作二十餘年，但其作品，泰半為歷史紀實，故被稱為「非典型傳媒人」。

今天發表錢鋼的兩則「非典型讀報筆記」，出自他的最新計劃：閱讀整整六十年前的中國報章，並且與六十年前的時序同步。

錢鋼稍後將加入本版定期撰寫專欄「舊聞記者」，敬請垂注。歷史上的《大公報》，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，有的堪稱奇文。六十年前，辭舊迎新之際，竟有一篇題為《為國家求饒！》的社評，「忍不住要說幾句話，特別要向官僚及國難商人們，為國家有所請求」。

請你們饒了國家吧！

《大公報》「擁蔣(介石)抗日」，呼籲民族團結，熾熱的愛國主義世人皆知。但從抗戰一開始，他們也每每對腐敗官僚和不法商人拍案而起。他們曾發表關於「飛機洋狗」等事件的報道，揭露財政部長孔祥熙的二小姐以搶運難民的飛機運送她的愛犬，以及外交部長郭泰祺在國難時期花費巨額款項購買公館等劣蹟。一九四三年二月《大公報》發表《豫災實錄》，披露河南遭受「水、旱、蝗、湯(恩 伯)」四災的真相，觸怒蔣介石，該報遭到停刊三日的懲罰。

到了一九四四年底，世界反法西斯戰場捷報頻傳，國內卻連連失利，官商腐敗激起民怨沸騰。性格梗直的《大公報》重慶版總編輯王芸生，飽蘸憤懣，寫下這篇六十年後摸上去還燙手的文字。沒錯，他說他要「求饒」。王芸生一「求」「只要有錢可撈，什麼壞事都敢做」的官僚。他用「推」、「拖」、「騙」、「混」四字概括這些人的做官秘訣，認為抗戰所以那麼艱苦，難關重重，就因為有這些人在那裏鬼混。「現在國家已到最艱苦困難的關頭，我們不能不向他們誠心誠意地求饒：你們該已經混夠了！無論你們在南美已否買了橡樹林，也無論你們在紐約大銀行裏已否存了美金，過去的舊賬都可不算了，中國人有不咎既往的雅量，你們盡可以去做富家翁，只求你們不要再混了，讓許多真正有血性有熱情的人來徹底振作，挽救危局吧！」社評「乞求」：「請你們饒了國家吧！」

王芸生二「求」「這幾年財也發夠了」的國難商人。痛斥他們「囤貨居奇，喪天害理」，「窮奢極欲，揮金如土」，「把物價抬得那麼高，把後方經濟搞得那麼亂」。他說：「國家不了，你們怎了？過去的算了，財既發夠，趕快洗手」。社評再呼：「請你們饒了國家吧！」

王芸生三「求」「那些非官非商亦官亦商以及潛伏在大團體裏的混食蟲們」。這些人「利用勢力，假公濟私，把公款經商囤貨，走私漏稅」，犯下暗無天日的罪惡。「你們這些人，假使還有一點良心，看到國家的遭難，聽到一路的哭聲，應該要懺悔了！」

社評第三次疾呼：「請你們饒了國家吧！」

《大公報》那三聲義正詞嚴的「求饒」，如今已成歷史的絕響。對《大公報》，對王芸生，後人已有愈來愈多理性的論說。但別忘了，去直接觸摸一下這些奇特的字句，感受一下這些字句的溫度——一個良心傳媒的血液的溫度。六十年後，它已是稀世之珍。

主席要你們博采輿論

後人是沒有資格嗤笑前人的，哪怕當年的故事聽起來荒誕不經。例如，六十年前的 1945 年初，蔣介石提出「虛心博采輿論以資攻錯」，而《大公報》則像久旱中盼來甘霖，立刻盛讚「蔣主席的致辭，開明踏實」，是「新生之年」的「新作風，新象徵」。

蔣說，「總之，我們必須盡瘁職務，愛護人民；同時尊重輿論，容納善言，藉資借鏡，才能使政府健全，政治修明」。這使曾飽受鉗制之苦的《大公報》興奮不已，第二天便有投桃報李的社評《博采輿論的新作風》。

「為什麼要如此重視蔣主席的這一表示？」《大公報》用淺顯的語句解釋：「人類之所以能夠累積文化，創造進步，就靠了集合聰明，交換智慧，互道見聞。假使人人閉聰塞明，不聞不見，一意孤行，人類早就不能存在了。上帝給我們耳朵讓我們聽，給我們眼睛讓我們看，給我們嘴舌讓我們說，更給我們頭腦讓我們想；假使自己有耳不聽，有眼不看，人家有嘴也不讓說，於是大家不想，那還要什麼人類？這話雖說得太極端，而道理確是如此。歷史上的暴君，今世的軸心，他們的政治就是閉嘴政治。」

嘴一張開，就有點收不住。社評開始痛斥秦始皇的「偶語棄市」(街頭兩個人議論國事就要殺頭)和軸心國獨裁者統治言論的虐政。「暴秦之亡不旋踵，軸心之敗也在目前，……時代的潮流在不可抗拒的流向民主，民主政治的精髓就在於言論自由。」

《大公報》的社評說，蔣主席的指示中有「應當鼓勵正當的輿論」的話，聰明的人或難免要聯想到「那麼輿論若是不正當呢！」於是答案「我們還是得取締！」

抓住攸關言論自由的這個關鍵命題，《大公報》再次祭出蔣介石的令箭。「我們真感激蔣主席的明達，他對這一點也指示出一條大道」，蔣的話是---「俾能根據事實，宣達民隱。遇有批評到我們主管業務或是舉發我們缺點的，我們應該以坦然致公的虛懷，詳察事之所在。如其事實不符，傳聞有誤，或因不明內容，輕加指摘，我們正可以藉此說明真相，使社會人士明瞭立法施政的本意。」

《大公報》概括：這就是說，輿論不妨傳聞有誤。它承認報館應該接受約束，但強調，「社會對於報館的監督與檢查，比政府的檢查與統制還來得有力量」！

寫到這裏，社評的作者簡直已經血脈賁張：

「政府百官聽！主席要你們博采輿論，聞過而能改！新聞檢查局聽！委員長要博采輿論，你們卻不可暗殺輿論！」

社評說，我們的新聞檢查的尺度儼如寒暑表，熱了漲，冷了縮，需要新聞記者善察空氣才行。社評說，根據蔣主席的指示，新檢條例應該大加修正。除了軍機及外交機密，一概毋須檢查。社評說，記得邱吉爾首相訪問華府出席記者招待會，羅斯福總統給邱吉爾介紹說，「這是一群狼！」美國記者如狼，中國記者雖不敢希望似虎，但必要任他們放膽吼幾聲，則於政治修明和國家進步必然大有裨益。

此言遠非怒吼，但也絕非囁嚅。然而，彷彿要給《大公報》的一廂情願潑點水，就在蔣介石發表談話的當日，中共主辦的重慶《新華日報》三版翦伯贊的文章《展望一九四五年》，被檢查官刪去四行，那一段成了這番模樣：

「一九四五年帶給我們的，是民主的福音。因此在一九四五年，中國人民最基本的歷史任務，是要把中國變成民主的中國。要把中國變成民主的中國.....才能動員人民，組織人民。」

成為刀下鬼的，是哪些不宜「博采」的「輿論」，我們不妨想像。

